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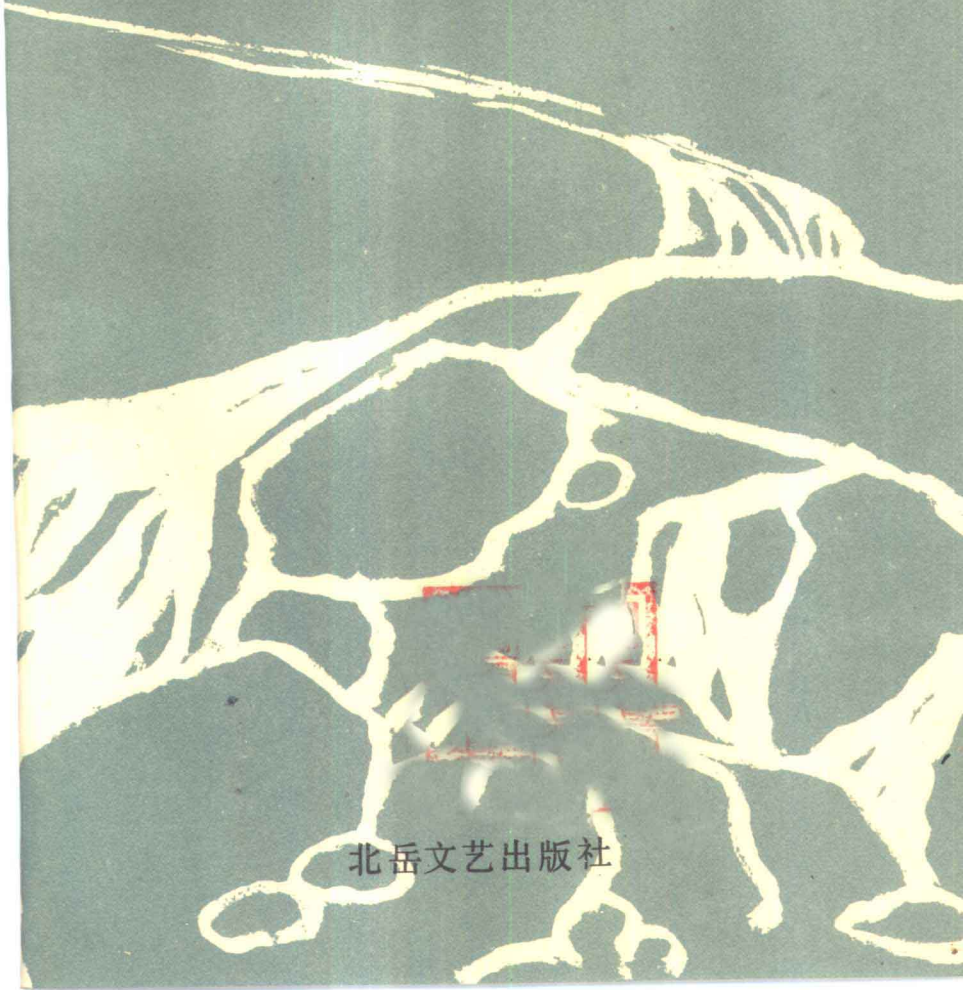
# 血染大渡河

孙因著



# 血染大渡河

孙 因 著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# 血染大渡河

孙 因 著

\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5.75 字数: 12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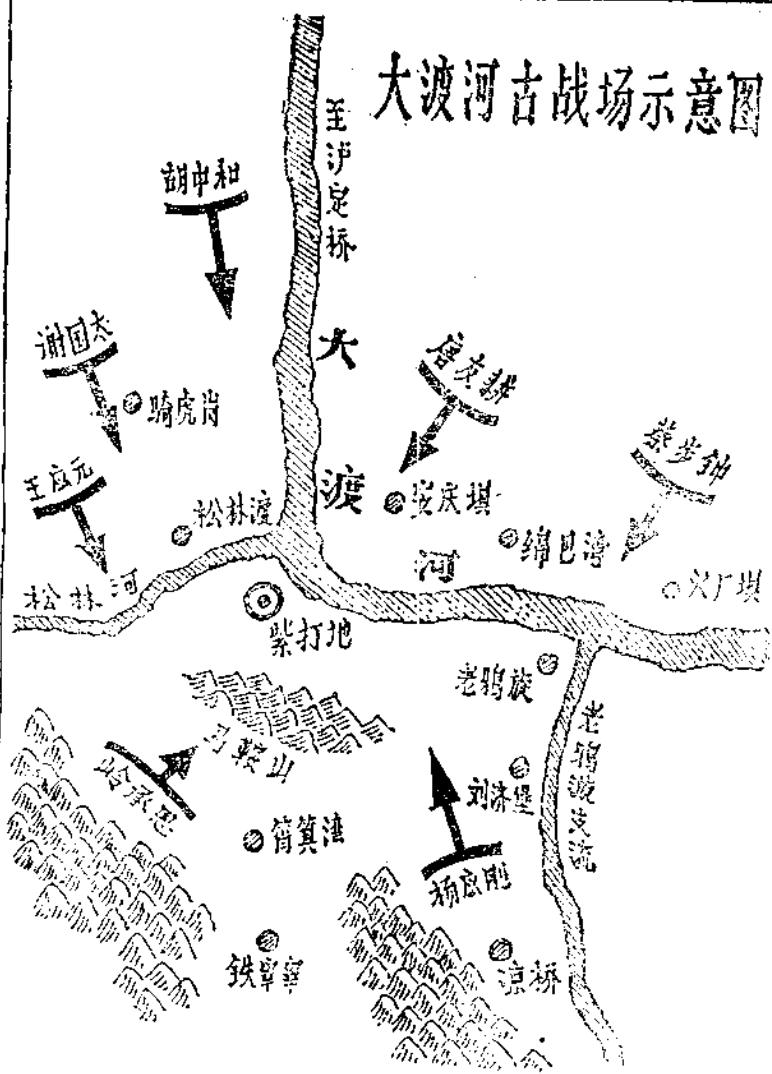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100 册

\*

书号: 10397.95 定价: 0.90 元

# 大渡河古战场示意图



## 目 录

- 第 一 章 太平军横渡金沙江  
许通司游说黄绸帐…………… ( 1 )
- 第 二 章 贪富贵明亮夫降清  
走荒野丁大牛报警…………… ( 6 )
- 第 三 章 强承欢四姑娘舞剑  
苦眷恋石达开提亲…………… ( 13 )
- 第 四 章 救孤女一马同骑  
认义父两度再生…………… ( 20 )
- 第 五 章 走寿州陈英王升天  
奔蜀地马秀才遇救…………… ( 30 )
- 第 六 章 修书信马秀才献计  
论教义石相公拜旗…………… ( 37 )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七章  | 侍权势妖鬼离心<br>债金珠彝汉假盟   | ..... (44)  |
| 第八章  | 骆秉章书房定计<br>张夫人慧眼识英   | ..... (56)  |
| 第九章  | 唐友耕比武杀妻<br>骆秉章独宠叛将   | ..... (65)  |
| 第十章  | 四姑娘劝谏石达开<br>张遂谋演说翼王府 | ..... (72)  |
| 第十一章 | 石达开大战湖口县<br>黄王娘击鼓石钟山 | ..... (81)  |
| 第十二章 | 筒箕弯四姑娘选婿<br>铁宰宰马秀才成婚 | ..... (88)  |
| 第十三章 | 太平军进军紫打地<br>石达开巡视大渡河 | ..... (106) |
| 第十四章 | 四姑娘献计造藤桥<br>翼王爷仗剑问苍天 | ..... (114) |
| 第十五章 | 骆秉章瞻仰武侯祠<br>唐友耕陈兵安庆坝 | ..... (121) |

- 第十六章 背盟约岭承恩断粮夺粮道石达开攻山…………… (127)
- 第十七章 孤雁哀鸣英雄悔战马长嘶弱女泣…………… (135)
- 第十八章 丁大牛逃生老鸦漩石达开抚琴营盘山…………… (142)
- 第十九章 骆秉章进兵大渡河石达开血战马鞍山…………… (149)
- 第二十章 营盘山翼王设祭大渡河王娘投江…………… (157)
- 第二十一章 石达开败走老鸦漩骆秉章移营洗马姑…………… (161)
- 第二十二章 生离死别石达开出走血洒大河四姑娘捐躯…………… (165)
- 第二十三章 石达开全军覆没大渡河百年遗恨…………… (170)

## 第一章 太平军横渡金沙江 许通司游说黄绸帐

一八六三年四月十三日（即太平天国天历癸开十三年三月一日），这天天高云淡，北飞的雁阵，越过奔腾的金沙江，向巍峨的大凉山飞去，消失在无垠的天际。

昭通米粮坝渡口，人喊马嘶，波涛滚滚的金沙江上，木船、竹筏，载着长途苦战的太平军，跨江横渡。雪亮的刀枪，数不清的各色军旗、红头巾、锁金褂，遮蔽了浑浊的江水。

江岸，八尺五寸见方的翼王黄绸大纛，蓝边红字，迎风猎猎。白龙驹上，石达开大眼微颔，眺望渡过对岸的前哨队伍。他头戴黄绸风帽，金绣丹凤牡丹蝴蝶纹帽围，正中镶一块极大的黄玉，身穿黄缎六龙绣袍，束一条镶玉青罗带，肩披淡黄金边长披风，腰悬早年天王洪秀全赐赠的斩妖剑。微蹙两道浓眉，天庭饱满、地库丰隆的四方脸上，略带焦虑。在他身后，众星拱月似的站着元宰张遂谋、中丞黄再忠、侄儿即娃娃营指挥石定丹，还有义女四姑娘和一队骑兵侍卫。

对岸，在那莽莽群山、丛林深谷中，已是语言不通、习俗迥异的彝民区了。石达开也曾预料到有这一段艰苦的途程；然而欲攻成都，只有走这条险路了。去年，他分兵三路突进四川，率领中军主力十万之众，由利川进占石柱。四月，围攻涪州。原拟直趋重庆，席卷川中，不料竟被涪州参将徐

邦道所阻。同时，他的手下败将骆秉章，已由湖南巡抚调升四川总督，飞调重庆镇总兵唐友耕，湘军统领、按察使刘岳昭驰援涪州，上下夹击。因而被迫撤围，绕道大娄山区，寻机北渡。骆秉章怎肯放松，严令唐友耕、刘岳昭、安定营统领唐炯、雅州知府蔡步钟、参将杨应刚，围追堵截，企图阻止太平军北渡。石达开被迫弃合江，奔仁怀，走叙州，进云南，摆出佯攻昆明的架势。上月，命前锋主将赖裕新进入彝区，打通道路；他的主力也突然折回，决意由昭通渡金沙江，过彝民区，越大渡河，北攻成都，把尾追的各路清军甩在千里之外。

此时，石达开立马金沙江畔，思绪翻腾，望着凝重、随军女眷渡完了，才跳下白龙驹，和众将走上一只木船。他屹立船头，凝神遐想。咆哮的江水，颠簸的小船，并没有打断他的思路。船刚靠岸，一个前哨的青年军帅飞马而来，向他禀告道：“王爷，邛部土司岭承恩的许通司求见。”

石达开浓眉耸动，似乎早在意料之中，吩咐：“以礼相待，不准惊吓他。”

“是，王爷。”军帅勒转马头。

石达开跳下船，又挥手止住军帅：“传谕全军弟兄，骚扰彝民者按军律！”

“记下了，王爷！”

军帅走后，石达开和众将、侍卫走上江岸，停在几株挺拔的柏树下。他下令整饬军容。众将按级穿好天国服饰，侍卫们都换上鲜艳的锁金褂、红头巾，腰插短统手枪，等候许通司谒见。

原来，太平军刚渡江，一彪土司骑兵，穿过密林小道，

向江岸驰来。邛部土司岭承恩，头大腰粗，铜铃眼，骑一匹火炭马，腰挎长刀，披一件紫酱色金线镶边的“喀尔瓦”，闪光的英雄结翘于鬓角，天菩萨高耸前额，一副唯我独尊的神态。身后紧跟瘦骨嶙峋的许通司和一群背弓箭、火枪的随从。他在一个山岗上勒住马，手搭凉篷，望见从天而降的太平军，气派的翼王大纛和一面面黄绸军旗，多肉的脸上，惊怕、羡慕、恼怒，交替地变化着。

岭承恩回头问通司：“看来，长毛要抢关过喽？”

许通司在马上哈腰：“老爷，长毛占了半个中国，皇上，曾大帅都惧他三分，奈何不得。”

岭承恩咬咬牙，说道：“我的领地，不能让汉人闯进来！”

许通司陪笑，小声道：“老爷，长毛势大，还是先礼后兵吧。”

岭承恩铜铃眼一转，咕哝道：“唔，你先去打探打探。”

许通司点头，照马屁股猛抽一鞭，迎着太平军驰来……

青年军帅陪着干瘦的许通司，穿过刀剑如林的太平军队伍，来到柏树下。他抬头，顿时眩目咋舌：黄绫垂旒的伞盖下，石达开身穿翼王五千岁袍服，六条张牙舞爪的绣龙栩栩如生，兜鍪式的王冠上，雕镂龙凤，四围珠宝缨络，冠顶缨枪雪亮，显得神态英武，光彩照人。身旁侍立着头戴绣花纱罗围帽，身穿绣牡丹长褂，珠光宝气，宛如仙女的四姑娘；红黄绣龙袍服的元宰、丞相；红黄素袍服的检点、指挥、军帅排列两厢；两行腰插短统手枪的侍卫肃立。许通司身不由

己，俯伏在地，浑身战栗，不敢仰视。

张遂谋扶起许通司：“王爷平等待人，通司不必惊怕。”

石达开和颜悦色地宣谕：“太平军宗旨：普天之下皆兄弟，上帝视之皆赤子，有田同耕，有饭同吃，有衣同穿，有钱同用，无处不均匀，无人不温饱，共享天国太平。请通司转告岭土司，本王将登衙拜望。”

许通司偷觑一眼石达开的威仪，哈腰道：“欢迎，欢迎。岭土司久慕王爷威名，彝民早想瞻仰王爷丰采，特命小人江边接驾。”他额上沁出了汗珠。

石达开仪态庄重，从容说道：“本王奉命西征，统雄师，诛清妖洋鬼，愿与岭土司携手共事。”

许通司以袖拭汗，一脸真诚：“王爷，小人也是内地人，十年前弃学经商，流落彝地。岭土司见我通晓文墨，聘为通司，引为心腹。古来彝汉隔阂颇深，王爷如果驾临土司城堡，小人愿效犬马之劳，从中斡旋。”

石达开含笑点头，吩咐军帅取五十两银子赠与通司，好好款待，护送出营。

许通司叩头拜谢：“王爷恩赐，小人何敢无功受禄！”

张遂谋又扶起他，暗示道：“王爷宽厚，通司乃明白人，何必推辞。”

许通司连声：“明白，明白。”躬身随军帅退出。

许通司走后，石达开下令扎营。顿时，号角长鸣，沿江一带的山岗土阜，大小帐篷拔地而起，绵延数十里，炊烟袅袅，战马萧萧。翼王的黄绸军帐，已在刚才接见许通司的柏

树下撑开，门口的大纛旗分外显目。侍卫们熟知王爷的脾气，牵定白龙驹在帐外等候。石达开卸了翼王冠服，换上行军中穿戴的围帽、绣袍，和张遂谋走出黄绸军帐，跨上白龙驹，一阵风似的驰上山梁，用单筒望远镜察看地形，巡视营盘。

刚举起望远镜，忽见崇山峻岭那边，一道闪电，几声闷雷，尘头起处，两骑边马向他驰来。两个汗湿衣襟的弟兄，滚鞍下马禀道：“后军李复猷主将被贵州提督田兴怒阻拦，大战不利，已退走毕节。”石达开大吃一惊：“啊！前锋营呢？”

“禀王爷，尚无消息。”

“火速打探！遂谋，再派得力边马！”

“是，王爷。”正是：

福无双至，飞舟怎渡千重岭？

祸不单行，奔马难驰万度山。

## 第二章 贪富贵明亮夫降清 走荒野丁大牛报警

宁远山中的羊肠小道上，一匹青灰色战马疲惫地奔驰，浑身汗湿漉漉，象刚洗刷了毛衣，后腿微跛，系着红绸的铜铃有节奏地响着。小道两侧的丛林中，马鹿和鹿子乱窜，雀鸟惊飞。马背上驮着一个长发披散的太平军，淡黄的战袍撕破了，沾满血污；腰间的宝剑垂悬，不断和鞍镫撞击，发出沉重的金属响声。那太平军一动不动，似乎熟睡了。

青灰色战马奔驰了两天两夜，来到了金沙江畔。它停下蹄，两只潮湿的大眼，望着浑浊的浪花，飞溅的江水，咳咳长嘶，似乎在询问主人：往哪儿走？战马的长鸣，把背上的太平军惊醒了。他用力撑起身子，望一眼江水，粗眉大眼、线条分明的圆脸上，掠过一丝惊喜的神色，艰难地勒过马头，沿江岸顺流奔驰。半晌工夫，眼前出现了太平军旗帜，青灰色战马昂首长嘶，咆哮狂奔起来。马上的太平军，两眼噙着热泪，又无力地伏在马鞍上了……

这是公元一八六三年四月十四日。

翼王石达开的大军渡过金沙江，整整一天了，何去何从，仍然举棋不定。翼王黄弼军帐里，石达开正在召集将帅们商议，决策进攻成都的两条路线：一条由宁远经大凉山，过大渡河，直趋峨眉、乐山，一条由宁远、越西，越大渡河

支流松林河，走泸定桥，进入天全、雅州。可是由于地理不熟，在座的元宰、中丞、检点、指挥、军帅们，一个个垂头低眉，面面相觑。石达开有点生气，回顾身旁的元宰张遂谋，问道：“遂谋，十万大军阻于江岸，兵贵神速，有何良策？”

盘子脸、头戴无翅纱帽，颇有点羽扇纶巾风度的张遂谋，金田起义前就是石达开的好友，亚达公子的座上客，善谋略，曾以诸葛自诩。洪天王访石达开时，他劝主人毁家资助。天京出走后，他又力主入川，曾声泪俱下地痛述：“王爷全家被戮，天王反生疑忌，群小暗算，何必郁郁受制于人？中原不易图，川中沃野千里，雄甲西陲，地险而民丰，正宜挥师入川，出秦陇，为天国开拓疆土……”石达开原有此意，便决意入川。历时数年，转战九省，于去年初突入四川。原拟占涪州，趋重庆，怎奈万里征战，少大炮，无水师。老奸巨滑的骆秉章防守严密，败涪州，败綦江，败双龙场，北渡节节受挫。于是只得改变策略，兵分三路：前锋主将、宰辅赖裕新率两万人马，由金沙江上游渡河，打通彝区；后军主将、宰辅李复猷率军数万，突入贵州仁怀、遵义，吸引清军，相约在沐川会师，进击成都。石达开自统中军，突进云南，绕了一个圈圈，趁骆秉章晕头转向，不知太平军去向时，渡过了金沙江，进入暂时的军事真空地带。张遂谋五体投地的佩服王爷的雄才大略，玩弄清妖于股掌之上。因此，深信翼王成竹在胸，自有锦囊妙计。谁料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王爷，竟生气了，显然运筹未妥，他只得开口道：

“王爷，依我之见，这两条都是险路，山道崎岖，彝民

凶悍，李复犹阻于贵州，赖裕新尚无音讯……”

“边马尚未回报么？”石达开问道。

张遂谋点头：“十天前边马禀报，赖裕新兄弟已深入彝区，王爷，中军必须日夜兼程，抢渡大渡河，可是……”

一直伏案书写的四姑娘，突然站起说道：“父王，张伯父，我孤军深入彝地，前阻大渡河，后有金沙江，此乃兵法上的死角地带……”

“唔！”石达开微愠地瞟了义女一眼：“多嘴！”

四姑娘只得撅嘴坐下，她深知父王入川以来，一败再败，十分忧郁，性情也变得孤僻、易怒。本来文韬武略、儒将风流的石达开，反而有点刚愎自用了。

石达开正欲开口，石定丹匆匆进帐禀告：“叔王，前锋营的师帅丁大牛回来了。”

石达开惊喜地问道：“他在哪里？”

“大牛右腿刀伤沉重，战马后脚又跛，侍卫正扶他前来大帐。”

石达开“啊”了一声，大步跨出帐外，只见三五个侍卫牵着跛脚的青灰色战马，搀扶着脸色苍白的丁大牛，缓缓而来。战马一见石达开和将帅们，便凄惶地长嘶，前脚跪了下去，两只大眼淌着泪水。大牛早已跪在石达开面前，泣不成声：

“王爷，赖主将他，他，他……”

大牛昏过去了。石达开的心一沉，蹲下去亲手扶起，向四姑娘呼叫：“水！水！”他噙着眼泪，察看大牛的伤口，裤管被血染成了紫酱色，早已血肉不分。他噙着的泪水滚落在大牛的脸上：这个贵县老家的放牛娃，在金田团营时，只

不过十三岁！

四姑娘捧来一碗加了蜂蜜的水，用汤匙喂进大牛嘴中。丁大牛终于苏醒，环顾四周，又哇地一声痛哭起来。

“王爷，明亮夫那狗杂种……”

石达开制止他，和张遂谋扶他进帐，吩咐侍卫把战马牵去喂养。四姑娘取来一铜盆清水，给大牛洗伤敷药。大牛的心情略为平静后，才含泪叙述了前锋营败亡的经过——

赖裕新渡过金沙江后，由宁远趋越西，进驻中州坝，连续派边马和大营联系，吓得同知周岐源飞报成都总督衙门。骆秉章误以为是石达开主力，慌忙调总兵唐友耕、参将杨应刚星夜赶到冕宁防堵。彝地人烟稀少，土司大户据险对抗，粮食日渐困难，生活开始艰苦了。军帅明亮夫过不惯没有酒肉的日子，擅自宰杀了彝寨的两只山羊。赖裕新知道后，严加责备。明亮夫表面十分痛恨，甚至泪流满面，爬在地上，愿受杖责。赖裕新只道他认了错，宽容了他。谁知明亮夫早已包藏祸心，派他的亲信和周岐源勾搭……

明亮夫本是重庆街头的无赖汉，刀条脸，嘴角有很深的饿纹。他衣食无着，随后又当了扯船子（拉纤）。当时，太平军已进入湖南。明亮夫听说太平军杀官府，打富豪，救穷人，感到十分新鲜，便随船东下宜昌、沙市。正值太平军攻打武昌，他觉得人生一世，何时能够出头，有此机会，混它个酒醉饭饱也好。便跑到武昌投了太平军。他虽狡猾，却不会武艺，且年过三十，被分配在赖裕新营里当伙夫。明亮夫好不扫兴，每天和锅儿碗瓢打交道。不过也好，吃饭不用发愁了。

太平天国五年，翼王平定江西，赖裕新进占宜兴城。待翼王回师武昌，湘军周凤山伙同江西军，把宜兴围得水泄不通。太平军全力防守，火箭、喷筒日夜翻飞。清兵围攻月余不下，突然在一个白天撤了围，太平军也未追赶。那夜皓月当空，守城弟兄连日苦战，除少数巡逻外，多数倒下便睡着了。明亮夫闲坐无聊，手拿烟袋上城溜达。他走过炮台，在一尊大炮旁坐下来，摸出火镰，点燃旱烟，猛吸一口。突然轰的一声，犹如天崩地裂，把他震得差点摔下城楼。原来他打火抽烟，无意中把火绳点燃了。他爬起来，正欲逃走，巡城的卒长丁大牛和弟兄们已闻声赶来，惊问：“哪里打炮？”

“是，是，是……”他吓懵了。

睡梦中的太平军，以为清兵又来攻城，奔上城楼，对着城外开炮，轰轰，轰轰……

也是明亮夫时来运转，周凤山见久攻不下，来了个白天假撤围，夜晚又悄悄接近城墙埋伏，准备偷袭。谁知挨了明亮夫这一炮，丢下一片尸体，撤退了。

赖裕新亲自召见明亮夫。他自然顺竿儿爬，吹嘘一通。论功行赏，破格提升为旅帅。

乍听，明亮夫倒也一惊，自思一字认棒槌，也不会骑马射箭，这旅帅怎么当？偏巧丁大牛就是他手下的卒长，这小伙子年轻英俊，勇猛过人，每次打仗都冲锋在前，打一仗胜一仗。他虽是翼王同乡，但为人忠厚，从不争功，任凭明亮夫上报。因此，不多久，明亮夫便由师帅而军帅，大牛也升了师帅。明亮夫自知官从何来，对大牛也十分义气，甜言蜜语，问寒问暖。大牛只道他为人谦和，有时见他违犯太平军